

社區實踐作為大學與地方政府的合作機制

王明輝*

摘要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自設校以來，學校之發展即定位於與地方相結合的運作模式，亦即將澎湖全島當作是學校的校園，澎湖當地的特色當作是學校發展的重點，同時也把澎湖當地所面臨的問題，當作是學校須協助處理的責任之一。因此，澎湖海洋與觀光兩大產業，成為學校發展的重點項目，而學校因與縣府緊密結合，也成為縣府的重要智庫之一，經常參與縣府政策制定及協助縣政推動的工作。另外，更重要的是，學校還負起整合各界資源與力量的角色，發揮以大學作為整合平台的角色，讓地方社會各類團體與社群都透過這個平台，廣泛地參與澎湖地方社會發展的工作。基於以上之考量，2015 年起，學校與澎湖縣政府合作，參與國科會「大學與地方政府合作推動地方人文發展與跨域治理」專案計畫，第一期計畫以「深耕、創新、永續：建構 離島社會發展新典範」為題，重點在思考在地發展問題，及設定發展願景面向。第二期計畫「深耕、創新、永續：建構 離島社會發展新典範Ⅱ（社區實踐篇）」，副標題強調社區實踐，係因願景目標已設定後，團隊回到最基層的社區，進行扎根實踐的工作。預期本計畫之進行，將可結合大學、地方政府、民間團體，及社區民眾的力量，發展出一個以創新作法深耕地方，又可永續經營的離島社會發展模式。並期此一模式，可以作為其他離島地區社會發展之學習典範。

關鍵詞：澎湖、深耕、創新、永續、社區實踐

*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電子郵件：mhwang@gms.npu.edu.tw。

感謝匿名審查人提供之修正意見，一切文責作者自負。

收稿日：2023 年 5 月 21 日。同意刊登日：2023 年 8 月 28 日。

壹 緒論

「大學與地方政府合作推動地方人文發展與跨域治理計畫」是國科會¹近年來的創舉，過去國科會主要補助對象是大學及研究機構，重點在學術研究，甚少將地方政府納入其補助或合作範圍，而此計畫則有意引導大學與地方政府合作，共同推動地方人文社會發展工作，確有其新意。據國科會 2015 年第一期徵件函所示之三大願景：「履行大學社會責任、創造多元學術典範，及促進大學制度變革」，可以看出其欲擬另闢一科研管道，希冀引導大學協助地方政府共同面對在地課題，從而開創本土的學術理論及觀點，並促成大學內部組織制度的革新。也因此徵件同時，國科會將「掌握議題，提出創新解方」、「培養在地人文發展跨域合作研究團隊」，列為該計畫的兩大執行任務，其用意正是希望大學跨出校園，與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共同跨域合作，組成研究及實踐團隊，重新思考在地的課題，研提解決方案，甚至實踐力行，直接處理問題。

在此計畫推動背景下，澎湖科技大學作為澎湖縣唯一的大學，乃籌組校內外研究團隊，提出「深耕、創新、永續：建構 離島社會發展新典範」第一期計畫（2016/1-2018/12），參與本推動型研究計畫。第一期計畫執行完畢後，又以「深耕、創新、永續：建構 離島社會發展新典範Ⅱ（社區實踐篇）」為題，繼續執行第二期計畫（2018/1-2022/6），兩期計畫共歷時 6 年半期程。基本上，澎湖科技大學與澎湖縣政府合作第一期計畫的重點，在思考在地發展問題，及設定發展願景面向；第二期計畫原主題不變，僅副標題加上社區實踐，係因第一期針對澎湖在地課題與願景目標釐清後，並建構出行動理論下，計畫團隊回到最基層的社區，進行扎根實踐的工作，故強調進行社區實踐的工作²。

國科會推動本項計畫，第二期參與學校包括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國立聯合大學，以及東海大學等六校，各校推動方式自有其特色。為呈現各校與地方政府合作的經驗模式，促進各計畫團隊相互觀摩學習，以提升日後各校與地方政府的合作績效，本文將以澎湖科技

¹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簡稱國科會)於 2014/3/3-2022/7/26 期間組織名稱為科技部，本文全文以目前名稱述之。

² 目前計畫團隊正研擬第三期計畫（2022/7-2025/6）中，基本上計畫主題仍不會改變，但會規劃設區實踐更進一步的推動工作。

大學與澎湖縣政府的合作經驗為例，說明兩造之間的合作推動模式，以供各界參考與指教。然因限篇幅，本文將僅以大學端如何重新反思地方面臨的課題，以及如何建構研究團隊的行動理論為論述重點，至於實際執行內容與研究成果部分，則簡略帶過。

貳 文獻探討

本計畫屬性具強烈實踐性格，但具體的實踐行動也必須有理論作為指引，故也具有高度的學術與理論意涵。另外，由於本計畫的實踐場域在社區，行動理論建構的文獻探討，將以社區相關的論述為主，尤其是以近年來出現的社區營造現象為重點。因此，以下之文獻探討將先從近來之社區營造現象談起，然後再據以提出檢討與反思，以作為本文後續行動理論建構之基礎。

一、關於社區營造現象之論述

近年來，台灣社會正掀起一股社區營造的熱潮。許多學者認為，此波以社區為場域所進行的社會改革，也是一種社會運動，而且是延續 1980 年代以來的持續發展現象(向家弘，2014；李丁讚，2014，頁 21；楊弘任，2014，頁 270)。由於一般從事社會運動者，往往懷抱有強烈的社會憧憬，透過此一社會憧憬的對照下，突顯現階段社會的不完美，以及必須被改變的地方，在循既有體制管道無法調整的情況下，乃尋求體制外的方式以改革之。此時，社會運動所擬建構的理想社會是相當鮮明的。以 80 年代當時台灣社會的社會運動內容看來，當時強調以打倒國民黨黨國體制，反對權威統治為號召，其所欲建構的理想社會，就是一個民主法治的多元社會。學者參考西方社會演進歷程，將「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概念與此一理想社會相連結，並作為當時社會運動改革的想像目標(趙永茂，2007，頁 1；顧忠華，1999，頁 135)，因此公民社會的圖像，可說是當時社會運動的願景。

進入 90 年的社區營造階段後，大家對於建構一個公民社會的理想並未改變(李永展，2016；盧思岳，2014；陳其南，2014)，只是在行動的策略上做調整。這些調整的內容包含：在時序上，將一時的運動拉長為長期抗戰；在場域上，從街頭轉向村里社區；在標的上，從改變一條法令轉為創造新文化；在方式上，從「展演」化變為「生活」化；在對抗對象上，從威權黨國轉為民眾自身。借用學者李丁讚(2014，頁 21)的說法，此即為一種「基進」模式，「一種回到土地、回到社區、回到生活、回到文化的主張，而不只是注重政治或政策、法律而已」的作

法。這種改革策略上的轉變，最終仍是期待能夠建構一個公民社會的願景，而此一策略的調整作法，則被稱為社區(總體)營造，或社區運動。

以上簡略描述 80 年代以前的社會運動及之後社區運動的願景設定，很清楚地可看出，公民社會還是大家一致憧憬的目標。這個目標在 80 年代的社會運動未竟全功，在 90 年代至今經 20 多年的努力，其實也遭遇諸多困難與難題，但在社造界卻仍意志堅定，努力不懈，堅持既定目標，試圖克服困境，實踐理想社會。例如李永展 (2016)認為：「從社區營造角度而言，如果要建構公民社會，便應先瞭解台灣社造可分為『都會型社造』及『鄉村型社造』二大類，然後透過『三造』（社區營造、社群營造、社會改造）及『四助』（他助、自助、助他、互助）才能逐步達成」。楊弘任 (2014, 頁 23)針對台灣南部黑珍珠之鄉的研究中，則提出「文化轉譯」的概念，認為以「實作」為主導的村落傳統組織，及以「論述」為主導的公共行動社團，兩者之間必須形成相互地文化轉譯，如此社區總體營造才能將公共行動社團的理念，落實到村落既有的公共行動傳統上。李丁讚 (2014)檢討過去社區營造「短暫性」與「特定性」的問題，提出「公民農業」的構想，認為公民農業在精神上和操作上與社區營造一樣，主要都以民主為重要的運作原則，但「公民農業處理的是一種『經濟事務』，與社區營造的『公共事務』不一樣，因此能夠超越社造的『短暫性』與『特定性』，而建立一種相對『持久』與『普遍』的社群，更有能力養成民主公民建立公民社會」。此外，近年來，受到國際間審議式公民參與蓬勃發展的影響，有關公民審議及參與式預算等機制，在社區推動的試驗，也逐漸受到重視與推廣(林國明，2016、2013、2009a、2009b；林國明、陳東升，2003)，文化部並於 2015 年起開始辦理「推展公民審議及參與式預算實驗計畫」，希冀透過有效的公民參與，促進公民理性、反思的討論，以提升公民的素養，實踐文化公民權力 (文化部，2018；葉欣怡，2016)。。

二、當前社區營造的反思

經由以上對當前此波社會改革的簡單回顧，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反思：

1. 社區營造現象意涵

近年來，台灣社會所出現的社區營造現象，由於也是著眼於對現下社會的不滿，並擬建構一個更為美好的社會，故其與 80 年代前的社會運動，都具有社會改革的意義。事實上，很多原本前一階段社會運動的參與者，也積極地投入現階

段的社區營造行列中，故自然而然地，也將此一轉變視為一種社會改革場域的「轉戰」。就此而言，兩階段之間的關係，是連續性的，差別只在於場域、策略、方式，及對抗標的不同而已。

不過，雖然此兩階段都具有社會改革意義，也有很多原先投入前一階段社會運動者，繼續投入下一階段的社區營造工作，但現階段的社造改革有兩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其一，此波社會改革主要的提倡及發動者是政府，但之前的社會運動卻是民間發起的。過去民間發起的社會運動，改革與抗爭的對象很明確，就是體制與政府。但如今，當改革的倡議者是政府本身時，其意義何在？很明顯地，政府主導改革，必然提供資源，並指導改革的方式；而改革的對象為何？政府或許不明講，其實是民眾本身。如此一來，此波社會改革的意涵，應該是比較接近政府政策的改變，而不像是一種社會改革運動。

另一，此波社造改革運動的參與者，除了前述曾經參與過前階段的社會運動者外，有更多是來自基層社區組織或民眾本身。而這些來自基層為數眾多的社造參與者，其參與的動機，恐怕與前一階段那些社會運動者是有差別的。顯然地，此波參與社造者是比較希望獲取政府的資源，而非像前一階段社會運動者，強調理想社會理念的實踐。在這種情況下，或許我們比較能夠理解，何以此波社造改革運動，看似聲勢浩大，但卻有缺乏自發性、或高度依賴政府資源挹注而為的現象。

2. 社區營造公民社會的願景

如前所述，台灣社會運動年代的訴求，主要是打倒黨國一體的威權體制，並建立一個多元開放的民主國家。在當時，由於運動的焦點在對抗政府的過程，因此所建構的社會願景為何，較沒被清楚的論述，只是以「民主化」作為主要的運動目標。直到社會運動的後面階段，甚至到了新的社造改革運動後，社會運動界才回頭論述，認為過去的社會運動追求的理想社會目標，即是公民社會。或許，這也可能是當時社會運動所訴求的體制改革，該改的也改得差不多了，但卻還是覺得未落實「體制民主化」理想社會景象，才又覺得應該先有願景的規劃。

反思體制已改革，但民主化卻未落實的現象，學者們大都認為，此與「公共領域的欠缺與不足」(林國明，2009，頁 182；李丁讚，2004，頁 1)，及「公民」的密度仍然偏低有關(李丁讚，2014，頁 35)。於是，如何回到社區基層，透過社

區營造的機制，增進公民的民主能力 (李丁讚，2014，頁 25)；或者，透過公民審議的方式，建立一般公民可以參與討論的對話機制，藉以開拓公共領域(林國明，2009，頁 183)，成為學界倡議的重點。

由以上台灣過去社會運動及現下社區營造所指涉的社會願景來看，應該都是一個「公民社會」的目標，而且此一目標願景，越來越趨明確。然而，公民社會的願景目標在台灣實現還需要多少時間？需要透過哪些社會條件的搭配？甚至最終是否可能出現一個高純度的公民社會？這些問題則較少被深入的評估與探討。畢竟，公民社會是西方社會發展的產物，它的出現有其特有的歷史及社會條件，甚至宗教傳統因素。現若要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予以建構生成，想必會有相當高的難度，或者也有可能出現「變異的」公民社會樣態也不一定。另一方面，反省現階段透過社區營造以實踐公民社會的作法，有一弔詭的現象是值得注意的：亦即政府透過社區營造打造公民社會，但公民社會卻具有公私領域間對立性的本質，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能夠生成一個獨立性格的公民社會。這或許是有人擔憂的，認為「政府的補助是毒藥」(曾旭正，2018)，並非沒有道理的。

3.社區營造培養公民素養

當社區營造被視為是打造公民社會的策略時，則社造這件事，就不是單純的把社區經營起來的課題而已，而是蘊含著更重要的意涵，那就是要培養居民的民主能力。也就是說，社區營造不能像社會運動那樣，只靠社區部分菁英或積極份子的投入，或者是依賴政府或外來團隊給予資源與協助，反正能把社區打造成一個美好的社區就好。因為這樣打造出來的社區，即使社區再美好，若沒有居民的民主參與，其實對公民社會的增進也是沒有實質助益的。在這種情況下，社區營造如何透過對「物」的營造，來實踐居民的公民素養，並在此過程中，讓居民轉化成「公民」(李丁讚，2014，頁 34)，則是社區營造的基本要務。

有鑑於此，近年來有關「公民審議及參與式預算」的觀念，開始被引入到社區營造的推動工作中。希望透過此一機制運作，可以落實由下而上的社區參與，並引發另一波民主浪潮(葉欣怡等，2017，頁 31)。2015 年文化部乃委託台灣大學社會系，率先執行「推展公民審議及參與式預算實驗計畫」，並於隔年正式將公民審議的工作項目，納入社區營造 3.0 的計畫中。據台大團隊執行此一計畫的結果發現，參與式預算對社區的公共參與有正面效益，民眾對此一民主參與模式有著極高的支持度，故未來值得加以推廣施行(葉欣怡等，2017，頁 39)。惟個人目

前這參與第一線的輔導工作，發現在社區基層推動此一操作模式，其實遭遇到困難頗多，且非短期即可改善，故其成效仍有待檢討及改進。

4. 社區營造的基層阻礙

此波社區營造的社會改革，由於有來自政府大力又長期的支持，確實有相當亮眼的成績，也打造出諸多所謂的績優社區。然而，從另一個角度觀察，卻也難以令人感到過於樂觀。這些情況包括：社區發展起來的畢竟還是少數，大部分的社區大都還在停留在未起步的階段；有些社區雖然曾經發展起來了，可是隔一段不久時間，基於各種的原因，卻又歸零回到原點了；有些社區有了發展，是因得到政府補助，也有人可以執行計畫，沒了補助，或沒人要執行，社區發展就停了；另外，社區發展好的，還是那些舊面孔，想要提攜其他社區，總是提不起來等等的現象，不一而足。讓人看了，難免又對社造的前程感到憂慮。

以上種種社區營造推動上所出現的問題，是個人在澎湖地區從事社造工作所發現的現象(王明輝，2013，頁 37-41)，這些現象應該在台灣其他地方也都可以見到。這樣的現象，有人認為社造是一個長期的社會工程，因此上述情況僅是初期的正常現象，未來將會越來越好。但政府推動社區營造政策，從 1994 年算起，至今將近 30 年，這樣的情況還會持續多久？或許，這個難題的根本所在，還是在如何發展出一個民主化的基層社會的課題。就如同李丁讚 (2014，頁 24)所言，台灣現在是一個有民主制度，卻是缺乏民主文化的社會。而「文化的面向則包括民主運作所需要的各種倫理、技術與能力，如尊重、溝通、對話、協商、契約、思辨、批判等 (李丁讚，2014，頁 24)」。

由此可知，當要透過社區營造的方式，來增進基層社區的民主能力，是一個如何艱鉅的工程？甚至令人不今質疑，這樣的工程有朝一日真的完成？

5. 社區營造願景實現的可能性？

就學理上而言，實現公民社會的願景，拓展台灣社會的公共領域，培養民眾公民素養，增加社會公民的密度，是現階段社區營造的最高指導原則，也是台灣社會民主化的重要基石。這樣的論述，相當有說服力，因為公民社會具有民主精神的普世價值，並且有西方社會的經驗作佐證，可供參考。這也是為何社區營造推動至今，在政府部門及學界都仍廣受支持的原因。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以個人在第一線參與社區營造工作經驗看來，這樣的論述與現實社會發生的現象，差距實在太大了。此一差距所反映的，不只是台灣的基層社會，待以民主開發荒地

也是很廣的問題，而是這塊看似民主荒地，其實有其自行運轉的機制（王明輝，2014，頁 69；2017，頁 16），此一機制往往使得這部民主耕耘機，難以施作，甚至陷入空轉的情況。

由此可見，社區營造推動至此，或許不能只是一味的緊盯著崇高理想，而忽略了現實環境的特性。雖然公民社會具有普世價值的內涵，但要在台灣社會實踐，會面臨哪些阻礙？這些阻礙應如何排除？其實也必須在實踐的過程中被檢討的。更何況，本土社會未來發展的理想社會，有無可能是有別於公民社會的另一型態？它能符合基本的普世價值，又可兼具本地的文化、社會習性，此一選項或許也應該被納入願景規劃的考量中。

綜上，透過上述社區營造現象的爬梳與反思，現階段或許不宜僅高舉公民社會的理想，不顧在地社會的特性，或者將在地社會的原有特性，皆視為負面應予改變的對象。因此，如何在社區營造推動的過程中，重新思考及重建務實的社會願景，也應該是一個重要的課題，此一下文擬建構「社區實踐」行動理論的主要原因。

參 研究方法

一、行動研究

本計畫自我定位為一種行動研究，而所謂的行動研究就是把研究與行動結合在一起。但行動與研究要如何結合？又為何要結合？通常研究被視為是一種知識探究的過程，主要是為了現象的理解。行動則是為了解決問題，所採取的一切措施與行為。蔡清田（2020，頁 7）認為行動研究係「由實務工作者在實際工作情境當中，根據自己實務活動上所遭遇到的實際問題進行研究，研擬解決問題的途徑策略方法，並透過實際行動付諸實施執行，進而加以評鑑反省回饋修正，以解決實際問題」。可見，行動研究者通常面對問題時，不只是想要瞭解問題如何發生、解決及預防的問題，通常還會進行社會實驗與實踐，企圖解決問題。

因此，行動研究有系統性的知識研究部分，與一般研究無異，此時如何進行研究課題的分析、資料的蒐集、理論觀點的運用等等研究進程，也是行動研究的重要步驟。另一方面，行動研究也具備行動、實踐的部分，此部分與純粹研究有些差異。一般的研究強調客觀的研究態度，但行動研究因有實踐的性質，故往往會強調研究者主觀理念的涉入。由於行動研究有此特性，故行動研究有時被稱為

是一種研究態度，而非特定的研究方法技術(蔡清田，2020，頁 7)，並且廣泛被應用在教育及社會改革的研究領域中。

二、研究範圍與對象

如本計畫主題：「深耕、創新、永續：建構離島社會發展新典範」所示，研究範圍為離島地區。但因本計畫從澎湖地區啟動，故現階段的研究範圍先以離島之澎湖為主，待日後澎湖模式研究有成後，再將澎湖經驗推廣至其他離島地區。同樣地，在研究對象方面，現階段也以澎湖地區居民為主，未來再擴大至其他離島的居民。而以澎湖為研究的範圍，由於本計畫包含多個子計畫，配合各子計畫規劃的實踐場域設計，在實施策略上也會有不同的區域的選定，並非集中在某一鄉市或村里。但本計畫場域選定的原則為，先配合計畫屬性，再以弱勢地區為優先考量，最終希望能夠推廣至澎湖全區為目標。

三、研究過程

有關本計畫的研究過程，基本上依循以下 5 種不同的步驟進行：診斷問題、選擇方案、尋求合作、執行實施與評鑑反應(蔡清田，2020，頁 32)。在診斷問題方面，本研究先澎湖地區在地問題，重新思考澎湖所面臨的發展課題；在選擇方案方面，本研究透過深度反思後，提出澎湖未來發展願景，以及實施的行動策略；在尋求合作方面，本研究除與地方政府合作外，並擴大連結各社會組織及團體共同參與社區實踐工作；在執行實施方面，本研究配合國科會規劃期程，與地方政府合作，分階段針對不同議題進行的實踐工作；最後，在評鑑反應方面，本研究以 3 年為一期的期限，針對前期的執行成效與檢討，以擬定下一期的行動研究工作。

四、研究倫理

由於本研究所規劃推動的工作，包括訪談、工作坊、會議、活動，甚至日常互動與生活觀察，與在地居民、社區組織、社會團體，以及地方各級政府等共同研究參與者或利害關係人往來關係密切，故為保障上述人員權益，本研究嚴守研究倫理規範，全程計畫實施，均接受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的指導，並已通過其倫理審核。

肆 澎湖在地問題的省思

大學與地方政府合作處理在地社會課題，若要處理全面性的議題，首先就必須對在地社會存在哪些問題，尤其是針對深度影響在地社會的結構部分，進行探

討與釐清，而後才能從造成問題的根源著手，徹底的解決問題。因此，本計畫團隊在思考如何與地方政府合作時，乃先對澎湖在地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做探討，而後才能提出因應的對策以對之。底下本文先針對過去一般對澎湖社會發展問題，所可能存在的迷思提出反省，然後在指出其結構性的發展問題何在，以及應如何此一結構性問題的態度與策略。

一、澎湖社會發展問題的迷思

過去外界對澎湖的印象，就是一個風景優美的旅遊勝地。然而，這樣的看法，都是從外部或表面的角度看待澎湖。實際上，若從一個長期發展的角度觀之，澎湖潛藏著諸多的危機與問題。然而，很可惜的是，一般卻沒有意識到這些危機與問題所在，反而以傳統的舊思維，去認定澎湖所面臨的問題。如此，因為誤認問題之所在，不僅無法解決澎湖的危機與問題，反而讓真正的問題更加惡化。故欲協助澎湖解決問題，則必須重新思考在地問題，點出一般對澎湖問題的迷失後，才能確指問題之所在，提出解決之方案。簡單整理一般對澎湖所面臨問題地迷失，包括底下幾個面向：

首先，很多人一聽到澎湖，就覺得她是個地處離島與偏遠的地方。既然離島又偏遠，那必然是交通不便，且又資源匱乏的地區。在過去交通運輸及網路科技仍不發達時代，這樣的認知並沒有錯。但近年來，隨著交通運輸工具的快速發展，通訊及網路的普及與便利化，澎湖雖仍是離島，但已經不能用偏遠來形容她的區位了。舉例而言，澎湖對外交通，至台灣北、中、南地區，包含台北、台中、嘉義、台南、高雄（甚至金門），有 5 個機場，搭機都只要 1 小時內可抵達，其便捷程度，更優於台灣南北交通的往來。澎湖馬公市區裡的便利商店及診所密度，應該也不輸給台灣任何一個城市。而網路通訊方面，澎湖全島也幾乎是完全暢通無死角。這樣的生活條件，我們實在不應再以過去離島偏遠、生活不便的角度去衡量她了。除非就是在幾個澎湖離島的離島地區，或許真的因為船運交通因素，及天候上的限制還稱得上，其他地區應該都已擺脫偏遠的問題了。

其次，也有人認為，澎湖當地工商產業不發達，就業機會困難，人口將會逐漸外移。持這樣的看法者，基本上認為地區經濟要發達，居民收入及生活水平要提昇，就必須發展工商業。事實上，這種發展模式是過去台灣經濟仍處低度發展的思維，也是一種典型的商業資本主義發展的邏輯。然而，這樣的發展模式其實

並不適用於澎湖，甚至會讓澎湖陷於更為不利的地位。因為試圖想要繁榮地方的經濟，必然處心積慮地要將當地的特色及資源，轉化成吸引外來觀光客的商業資本，以招徠更多的觀光客前來消費。此時必然引進講求高效益的資本主義商業操作模式，即透過擴大投資與建設，把澎湖的自然及人文資源變成物廉價美的商品，再加上精美的包裝與宣傳手法來行銷澎湖³。到頭來，或許澎湖的經濟表面上看似繁榮起來了，但卻也嘗到自然及人文資產被嚴重破壞，少數財團獲利，多數社區小農（漁）被消滅，並且漸漸地許多依附於社區常民生活的文化特色，也將逐漸消失殆盡的後果。從發展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澎湖這個台灣的離島，將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後花園，表面上光鮮亮麗、經濟繁榮，但背地裡卻是生態受破壞、弱勢小農（漁）階級被逐出市場、地方文化特色隨之慢慢消失的情狀。

另外，也有人認為，澎湖縣政府的財政窘困，導致建設落後，發展不易。這樣的說法表面看似成理，因為根據澎湖縣政府主計處統計資料（澎湖縣政府，2022），2021 年澎湖縣決算歲出約 102 億元，其中僅有約 25 億元（不到 25%）來自地方的課稅所得看來，澎湖縣的自主財源確實相當低，仰賴中央補助的比例偏高。然而，以目前政府財政分配政策觀之，本來制度設計就是中央掌握了大部分的稅收，再分配給各縣市來支應的原則，各縣市自主財源不足是普遍的現象，只是程度上不一的問題。所以澎湖縣政府的稅收雖不高，但還不至於出現窘困的問題。因為該有的經費補助，最後中央還是不得不給，或者放任不管。

由於上述對澎湖社會發展問題的迷思，過去不論是政府或民間部門，都認為應該擴大開發與建設，要讓澎湖的工商業更發達，稅收也可以更多一點。簡言之，就是與台灣其他地區一樣，選擇商業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讓澎湖人富起來，這樣就可以過更好的生活。然而，過去多年來的發展經驗，已證明這樣的發展模式，只不過是將澎湖打造成台灣的後花園而已，表面上光鮮亮麗，但實際上在地社會卻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與成本。因此，我們認為應該重新理解與定位澎湖的發展課題，並提出新的思維，構思未來澎湖的發展策略與前景。

二、重新思索澎湖社會發展的課題

³ 近幾年來澎湖以奎壁山摩西分海來行銷澎湖的觀光，結果過量的遊客湧入，卻造成生態環境的破壞及社區安寧受到打擾，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當我們從長期社會發展的角度，盤點澎湖的過去、現在及未來所面對的問題，若仍是固守傳統的資本主義體制發展思維與商業戰場，現在已經浮現、且將來無可避免將會發生如下幾個問題：

(一)澎湖生態受破壞

海洋是澎湖賴以生存、發展及資源取得的最主要來源。但近年來，人們發現澎湖的海洋生態環境已遭受到嚴重的破壞，如奎壁山摩西分海的地層下陷、澎湖內海污泥的淤積、海洋垃圾、潮間帶的破壞、珊瑚的白化、沿海漁獲量的銳減等等問題（劉致昕，2013；許玉娟，2014a、2014b、2014c）。這些問題的產生，很多人認為是民眾的環境保育觀念不足所致。其實，除了這個原因外，更重要的因素應該是整個資本主義商業機制，所帶來的苦果。在前面我們已經提到，資本主義的商業機制是以獲取最大利益為目的，因此尋求物廉價美，刺激消費，大量供應等等急功近利的行銷手法，便套用在澎湖的觀光及漁業市場上。在這種商業經營模式下，澎湖在地的農漁民及觀光業者當然就不得不迎合市場需求，大量採捕、開發當地的資源，以獲取更多的利潤。這樣的結果，當然就逐漸地扼殺了澎湖的生態環境。

(二)澎湖產業不振與畸形發展

受離島特性的影響，澎湖在地產業向來以漁業及觀光業為發展主軸。在漁業方面，近年來由於海洋環境及生態受到嚴重破壞，因此漁獲總量已大幅下降。在這種情況下，與漁業相關的產業連帶也受到影響，產值也隨之逐漸下降。然而，觀光產業方面的發展，卻呈現一個相當不同的面貌。因近幾年來，每年來澎旅遊的人數是持續增加的，甚至縣政府宣稱自 2016 年起已超過百萬人（澎湖縣政府，2020）。另一方面，隨著來澎旅遊人數的增加，旅館及民宿則如雨後春筍般冒出。這樣的現象，在表面上看來，好似觀光產業一片欣欣向榮，但實際上卻是充滿著隱憂。原因在於澎湖的農漁產業正逐漸在走下坡，但為了滿足越來越多觀光客所造成的大量需求時，必然就會做出更多竭澤而漁、破壞生態的事情來。這其實也顯示了發展澎湖觀光產業的同時，也必須考慮澎湖在地的環境負荷力，而不應該一味地追求人數的成長，否則觀光人次上不斷的成長，反而造成產業的畸形發展，自然及人文資產地加速破壞。

(三)澎湖小農（漁）經濟日漸萎縮

如同前述資本主義商業經營模式，透過大量供應、精美包裝、物廉價美等行銷方式刺激消費的背面，就是澎湖在地小農（漁）的悲歌與相關經濟的日漸萎縮。由於這些在地的小農（漁）家戶，其實也是一個小商戶，他們在種植或採集到各種農漁獲後，除了自足外也提供市場販售。這樣的小農（漁）經濟，讓澎湖的農漁戶得以維持一定的生活水平，支撐了許多家庭的生計。然而，當資本主義商業模式介入之後，原本的小農（漁）經濟就被摧毀殆盡。因為一方面，原有從事小農（漁）經濟的人力資源出現斷層，發生供應不足的現象，年輕人受到資本主義商業模式的吸引，轉而投入觀光產業，不再駐足於從事農漁事業。另一方面，這些還留在小農漁經濟的人力，通常都是年齡較長者，雖繼續留在原有的產業崗位上，卻成為資本主義商業模式的第一線幫兇，將其在農漁領域所得的戰利品，轉而拿去貢獻給這些商家，結果不僅小農漁經濟萎縮，更加速澎湖海洋生態及環境的惡化。

(四)澎湖社區傳統文化特色消失

澎湖是大陸移民台灣最早的地區，再加上她所具有的海島型特性，因此長期以來即發展出別具特色又有深度歷史意涵的常民文化。這些底蘊扎實、內涵豐富的常民文化，主要也都是與當地的產業緊密關聯，例如澎湖特殊的宮廟文化，反映了討海人的宗教信仰；特有的褒歌，則是海島居民心生的寫照。其他如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也都在反映出海島上民眾生計內涵的各面向。然而，當這些傳統的產業逐漸沒落的時候，很自然地依附在這些產業上的各種文化，也終將逐漸消失。事實上，現在澎湖的確有很多的傳統文化正在消失中，例如褒歌文化、傳統民俗歌謠、涼傘活動，甚至某些傳統飲食料理等，都是如此。而從另一個方面來看，這些傳統小農（漁）產業的生產者，其實也都是社會中較為弱勢的一群。因此，當小農（漁）產業逐漸消失的過程中，除了代表文化多樣性慢慢失色外，也意謂著這些社會弱勢族群更加無立足之地。

三、澎湖社會發展的新思維

事實上，澎湖社會發展的問題主要出在發展的思維上，因為我們一直受制於傳統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的思維中，而走上了一條不適合澎湖發展的道路，這也是為何研究團隊在計畫中即明確地主張，應為澎湖建構一個新的社會發展模式的原因。我們認為，由於澎湖選擇了一條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於是政府往往以經濟

成長及社會繁榮為目標，以積極開發在地資源為手段，並圖使民眾有感，取得民眾支持。這樣的社會發展邏輯落實在澎湖本地，就變成大肆地採捕海洋資源及大量地招攬觀光客，以達到社會經濟繁榮的景象。殊不知，這樣的做法就是造成澎湖生態被破壞、人口加速老化、社區漸趨凋敝、文化資產被遺棄等等的社會病因。因此，澎湖需要新的思維，並力圖改變。

那麼，澎湖需要什麼新思維？又該如何轉變？我們認為澎湖未來的發展，首先應該揚棄以往舊有的發展邏輯，不該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規則而隨波逐流，自甘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後花園。而應如兩次博弈公民投票那般⁴，在認真思考自己的土地該如何發展的態度下，勇敢地選擇未來要走的路。甚且，我們更期待民眾不能只說「不」而已，還要能夠積極地尋找一條適合澎湖發展的道路，提升自己的能力，創造自己的未來。然而，要使政府揚棄這種舊有的發展邏輯並不容易，因為政府總是著眼於短線、亮點及民眾有感的政策措施；而要民眾自覺並採取行動，其實更加困難，因為民眾往往總只是被動、消極，且無組織的一盤散沙而已。此時，大學居於一個引領地方社會發展的位置，能夠協助地方政府進行長遠、深度的政策規劃，又可帶領社區民眾共同實現理想的角色，就變成可能改變澎湖社會發展的契機。基於這樣的理念下，研究團隊提出有別於商業資本主義的觀點，此即「社區實踐」行動理論，期待透過此一理論的指引，並藉由此一計畫的機制，整合校內外資源與地方政府合作，共創澎湖社會的未來。

伍 「社區實踐」行動理論的建構

一、社區實踐理論的緣起

本團隊執行本項計畫，自始即自期不僅要解決問題，更要改變社會。再經過多年計畫執行過程中，團隊意識到要實現理想，必須在行動上找到堅強的理論基礎。因而，透過實踐場域與民眾共學之啟發，計畫團隊終於逐漸建構了此一「社區實踐」理論。建構此一理論之後，對於團隊計畫執行上，至少提供如下四個意涵（如圖 1 所示）：

⁴ 澎湖 2009 年第一次博弈公投，合格選民數為 73,651 人，其中同意票 13,316、不同意 17,440，反賭方以 4,124 票差距勝出，投票率 42.16%；2016 年捲土重來的澎湖第二次博弈公投，合格選民數暴增為 83,469 人，同意票 6,210、不同意票 26,598 票，投票率 39.56%（中央選舉委員會，2021）。

圖 1

社區實踐理論的行動意涵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首先，理論作為行動的基礎。所謂理論性的思考，其實就是對行動意義進行深度探討，並建構一套系統性的思維。因此，行動如能有理論性建構，則可產生強烈的動機，以支持行動的進行。而這個強烈動機往往是具有價值感、使命感的意涵，此一意涵化作信念，就會變成行動的堅強基礎。本計畫奉行之社區實踐理論，就是因為團隊從改變社會這個信念出發，因此促成對計畫執行的強烈動機。亦即，本團隊不僅在執行一項計畫，更可說我們一起在進行一場理念實踐的任務。

其次，理論作為行動的指引。行動的理論建構，除了有理念的基礎外，還會構思行動的願景，並以此一願景，作為行動的主要指引。本團隊所建構的社區實踐理論，亦有行動願景之提出，此即「共善、共好、共利：優質友善社區」的社會發展圖像（內容見下文詳述），以作為本團隊各子計畫執行的重要指引。

再次，理論為行動提供定性。所謂提供「定性」之意，係指行動者對其當下所為之行動，得以確知其行動的意涵，及其在實現終極目標的進程，並相信此一行動所能提供的價值。由於行動有了理論性的思維，故行動者不僅有前述行動的基礎、指引，更能確認其當下所為行動的意義與價值，而能更有自信及堅定地開展其行動。

最後，理論為行動提供定位。所謂提供「定位」之意，係指行動者能夠理解其行動在總體社會行動中的位置，並能區辨其與其他行動者的差別。本團隊為本

計畫提出了行動的理論基礎，同樣地我們也發現，相同社會實踐旨趣的計畫，也有可能發展出其自己的理論基礎（如暨南大學團隊提出「循證治理」的理論基礎）（孫同文等，2021）。此時，在社會總體的社會行動諸多的理論體系裡，我們能夠區別自己的位置在哪裡，貢獻又是在何處。甚至，經過彼此的相互觀摩學習後，也許我們可以調整自己的理論體系，或者對自己的理論體系更加有信心。但不論如何，能夠加以定位、比較及反思，其結果對總體社會行動的效果都是有幫助的。

二、社區實踐理論的內容

接下來，本節將對本團隊所提出的社區實踐理論加以詳述。表 1 為本文整理一理論建構應有的面向，包含理論的終極關懷、理論命題、理論基礎、理論內涵（定義）、方法論（取向）、實踐的策略、實踐的面向，及目標及願景等重點，並分述如下：

表 1

社區實踐理論內容

社區實踐理論的內容	
A.終極關懷	改變社會
B.理論命題	改變社區才能改變社會，改變社區須要社區實踐
C.理論基礎	1.制度不完美、2.歷史經驗、3.實證現象
D.理論內涵(定義)	建構公共性場域、進行親密性連結
E.方法論 (取向)	1.找很多人、2.做很多事、3.花很多時間、4.跑很多地方、5.用很多資源
F.實踐的策略	社區組織培力
G.實踐的面向	人、文、地、產、景
H.目標及願景	共善、共好及共利的優質友善社區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一)終極關懷：改變社會

社會行動有其目標，目標的設定，則與行動者的關懷有關。事實上，國科會推動本項計畫的用意，如前所述，乃是希望大學跨出校園，與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共同跨域合作，組成研究及實踐團隊，重新思考在地的課題，研提解決方案，甚至實踐力行，直接處理問題。而本團隊自參與本項計畫時，即自期團隊不僅要解決問題，更要改變社會。甚至，在澎湖本地建構新的社會發展模式後，還希望

把這個模式推廣到其他離島地區，讓其他同屬離島地區，也可以有一個良好的發展模式。基於改變社會這樣的終極關懷，讓團隊進行深度的社會行動省思，最終提出社區實踐此一理論觀點。

(二)理論命題：改變社區才能改變社會，改變社區必須社區實踐

本社區實踐理論可以簡單用兩個陳述句表述：改變社區才能改變社會，改變社區必須社區實踐。關於理論基礎部分，容待下表，至於此一命題的意義及邏輯性，說明如下。首先，前文已提及團隊自期要改變社會，但何以社會應有所改變？基本上有兩方面的理由，一方面我們都同意目前台灣社會有很多問題存在，這些問題有待類似本計畫，透過大學與地方政府跨域合作，提出解決之道。如此解決地方上的問題，增進社會福祉，理當有改變社會的意義。另一方面，從更深遠的角度而言，也就是從人類文明發展的過程來看，如果現在的社會狀態不是最理想的境界，就需要有不斷精進努力。就此而言，改變社會，讓社會不斷提升，創造民眾福祉，可以是永不停息的課題。故本理論乃從改變社會而發。

但要改變社會要如何起手？如何進行？其答案可能有千百種，例如有人認為要強化政府職能、有人認為要加強思想教育、有人認為完善家庭功能……等等作法。當然，不同的作法，應該都會有其立論的道理，但本理論認為應從社區起手，並進行社區實踐的工作。此種看法的理論邏輯性是，社會是由為數眾多的社區所構成的，當社區的內涵改變了，總體社區的體質也會跟著改變。而改變社區的方式，則是要直接進入到社區裡，透過社區組織及社區民眾自主的努力，進行社區實踐的工作，方能達成。

(三)理論基礎：制度不完美、歷史經驗及實證現象

上述社區實踐理論命題應不難理解，但此一論點如何可能，則必須對其立論基礎有清楚交待。針對此一理論基礎部分，在此作三方面的說明：

首先，因為制度不完美的問題。所謂制度不完美，係指古今中外，還未出現過一種可以讓全民生活在幸福快樂的體制。人們一直嚮往的理想世界，只有在烏托邦的想像裡，或者是在宗教裡的天堂才會存在。1992 年日裔美籍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書中，針對蘇聯帝國解體和冷戰的結束，他宣告這不僅僅是戰後某個時期的終結，而是人類意識型態的歷史終結（福山，2020）。當然，他當

時所推崇的歷史終結，就是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制度，只是後來他因大陸崛起，及美國民粹式的民主現象，對原有說法做了一些修正（林怡廷，2017）。但不論歷史是否終結在自由民主制度，包括福山本人也都承認，意識型態的終結不代表社會就此是完美的，只要人類在意識和物質上還沒發展出最普遍的自由，社會問題還是會普遍存在著（葉雯德，2020）。從具體的社會現實觀之，大家也都會同意，歷史上至今還尚未發展出一套完美的體制，甚至未來可能也難以實現。

既然體制不可能完美，那麼追求人們幸福快樂生活的訴求，不可能依靠體制本身，而應該尋求另外的機制來彌補。而這個機制，我們寄希望在社區這個場域裡。如前所述，社會由社區所構成，而且社區是社會的底層，底層的結構與性質改變了，這個社會才會改變。從這個觀點，我們認為改變社會應從社區著手。

其次，台灣歷史經驗的啟示。有學者稱 1980 年代可謂是台灣社會運動的「黃金十年」（李丁讚，2014，頁 19），因為當時台灣正進行著一場轟轟烈烈的政治體制改革運動。社會上各種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其目標也是為了改變體制，或建置新的政治體制。這一階段的社會運動，雖然挑戰了政治體制，也撼動的不合理的法規與政策，但是並沒有改變台灣社會的體質，因為這場運動對社會內部的價值規範與社會關係，卻無能為力（李丁讚，2014，頁 20）。這樣的歷史經驗，說明了改變社會，不能只有上層的政治體制改革，更重要的是，要先從基層做起。當基層的體質改變了，整體社會的體質才會跟著改變。而這基層的部分，其場域就在社區。

另外，是實證現象的證明。這裡所指的實證現象，是繼前述台灣社會運動之後，在 1990 年代起，台灣社會所出現的新一波風潮，此即社區營造現象，或稱為文化運動或社區運動（李丁讚，2014，頁 21）。由於這波社區營造成果豐碩，在台灣各個區域都培養出諸多表現出色的社區。這些社區透過地方自主運作，慢慢建立公民社會的文化基礎，顯見社區營造已逐漸成為台灣社會改革的重要機制，對台灣未來的社會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李丁讚，2014，頁 22）。從這樣的實證現象證明，若大部分的社區都改變，社會當然就跟著改變了。

(四)理論內涵(定義)：建構公共性場域、進行親密性連結

理論內涵或定義的問題，是理論建構最核心的部分。在此，我們認為社區實踐的內涵，包含了建構公共性場域與進行親密性連結兩部分。茲分別闡述如下：

首先，關於建構公共性場域部分。所謂公共性場域（public sphere），簡單來說就是不限定的任何個人，都能夠自由進入或參與的場域。因此，公共性場域不屬於某一（些）私人所擁有，但也不屬於公權力機構的範圍，它是集體所共有的，與共享的，甚至共創的。當然，人們在共有與共享公共性領域時，仍是需要遵守一些共同的規則的（李丁讚，2004）。而公共性場域又可以分為有形與無形場域，有形場域指的是摸得到、看得到具形體的物質場域，例如公園、圖書館等等設施。無形場域指的是不具形體的環境，例如文化、禮俗、宗教等等範疇。顯然的，在此社區實踐第一個內涵，或者是首要的工作，就是要在社區裡打造更多的公共性場域，如此就可以創造社區裡每一個人，有更多更豐富的資源與福祉。

其次，關於進行親密性連結部分。所謂親密性連結（intimate connection），即是在人與人，及人與環境之間建立情感上的親近關係。此一關係在人與人方面，可以促進和諧，並能相互扶持。過去傳統社會裡，親密關係僅侷限在親朋好友範圍，或者狹隘的社群界線內，如此親疏遠近關係特性中，讓平等、民主與尊重等等價值觀念難以開展，也讓個人難以產生對總體社會的關懷感。事實上，學者認為，西方社會因受其宗教與文化因素的影響，發展出跨越家庭以外的親密關係連結，才造就了公民社會。但過去台灣社會一直處於威權統治底下，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跨不出家庭以外的領域，使得公共性領域無法開展（李丁讚，2004，頁391-392）。因此，本文提出的社區實踐的理論，就是要在社區打造公共性場域的同時，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廣泛地連結起來，並發展出親近的情感，使得大家都能相互尊重、關懷與幫助。

另一方面，人與環境建立了親密性的連結關係，能夠讓人們更加愛護及珍惜其所處的周遭環境，而環境則因人們對她的善待，也會給予更多正向的回饋。事實上，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必須要揚棄過去人定勝天，或者大自然都是為人類所用的觀念。因為過去人類持這種觀念，已經將大自然環境破壞得體無完膚，現在大自然已經用各種災難在反撲中，讓人類嘗到苦果。因此，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應該如同西方人講的，把大自然當作是自己的母親來愛護（mother nature）。如此人與環境建立了親密性的連結，將能讓人們生活在更優質的環境中，並讓人對其所生活的環境，產生更強烈的認同感。

（五）方法論（取向）：找很多人、做很多事、花很多時間、跑很多地方及用很多資源

理論觀點既已提出，接下來就是尋求實現理論的途徑，從知識論的角度而言，就是方法論的課題。用白話的方式來表達，即是社區實踐應該如何進行的問題。顯然地，此一問題與前述理論的內涵息息相關。由於社區實踐包含兩個重要面向：公共性領域及親密性連結，而這兩個面向的基本特性是不斷地開展，並且需要深植至社區民眾人心，才能逐步成熟定型的。或許，這樣的看法，可比擬如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以「理性化」這個概念，來談論西方近代發展歷程的說法。我們是否也可能，試圖透過社區實踐的理論，來改變社區的體質，引導社會的發展。

既然如此，身為社區實踐的推動者，在進行理論實踐的工作上，則必須要有全面性的作為。這些作為簡言之乃：人、事、時、地、物等五個面向。「人」是指要號召很多人參與，「事」是指要做很多的事，「時」是指要花很多的時間，「地」是指要跑很多地方，最後「物」是指要動用很多資源。由此可見，社區實踐是全面性與永續性的工作，全社會或各社區的民眾都可參與，推動的時間也沒有限制或止境。因此，任何社區或任何人，何時加入這個推動行列都不算太遲，但最好能夠及早行動，才能早日落實社區實踐的成果，並讓新的社區樣貌定型與成熟。此時，身為社區實踐的推動者，在參與實踐工作的同時，更重要的還必須進行理論的倡議，以廣招各界共襄盛舉，擴大社區實踐的力道。

(六)實踐的策略：社區組織培力

上述社區實踐的取向，由於面向廣泛，推動事務也相當繁雜，故須有執行上的策略選擇，方可有效進行。此時，應置實踐的策略點於何處？事實上，我們必須了解，社區實踐最終仍是要社區在地居民自主推動，目前所有來自外來的人力或資源，都只是暫時協助其邁向自立之路的措施。因此，一旦社區實踐已達一定成效，外來協助或資源就應該撤出，否則就不算真正達到社區體質改變的程度。然而，社區又如何能夠自主經營，落實社區實踐內涵？此時，當然就需要一個有組織的團體，透過這個社區的中介團體，先是號召志同道合者投入，然後培養志工參與，最後透過種種行動方案設計，逐步推動社區實踐工作。基於此一社區實踐模式，則推動社區實踐工作團隊，除了一起參與社區實踐工作外，最重要的工作應該是對社區組織進行培力。依據本團隊執行本項計畫的經驗，當社區中介團體得以健全運作與發展，則該社區必然也能勝任自主運作的工作。故社區實踐的策略點，就在社區組織的培力工作。

(七)實踐的面向：人、文、地、產、景

至於社區實踐應該從社區哪個部分著手？根據曾旭正（2013，頁 16-19）的歸納，可分為人、文、地、產、景等五大面向：『人』，指的是社區居民共通需求的滿足、人際關係的經營，和生活福祉的創造。『文』，指的是社區共同歷史文化之延續、藝文活動之經營，以及終身學習等等。『地』，指的是社區所在之地理特色的維護與發揚，以及在地特質地強調。『產』，指的是在地產品的創發與行銷，及在地經濟活動的集體推廣等等。『景』，指的是社區獨特景觀之創造、生活環境之永續經營、居民自力投入社區景觀的營造等」。顯然地，社區實踐的面向相當廣泛，只要社區有心經營，隨處隨時都可進行。並且，不論從哪個面向做起，都是在實踐前述「建構公共性場域及進行親密性連結」的內涵。

(八)目標及願景：共善、共好及共利的優質友善社區

行動的理論建構，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必須指出此理論能達成何種目標及願景。本社區實踐理論所擬達成的目標及願景，簡言之是建構一個優質友善的社區，其內涵包含共善、共好及共利三個面向：

其一共善部分：其所指涉的是社區裡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此一關係因為彼此之間的相互尊重、關懷與協助，而建立了一個既親密又和諧的連結。社區有此一共善關係，則生活在社區裡的居民會是相互尊重、關懷、照顧的，並把社區裡的他人，當成自己的親朋好友來對待，故感覺是溫馨的、有愛的，居民必然能夠和諧地共同生活在同一個社區裡。此一共善關係，是一切社區生活最根本的關係，缺乏此一關係的營造，其他方面的社區營造將失去其意義。

其二共好部分：其所指的是建構一個宜居的社區環境。在這個宜居的社區裡，在人文環境方面，除了有上述的共善關係外，還能夠有更進一步的發展文化層次的內涵，以豐富居民的精神生活，並強化居民的社區認同感與自信心。在空間環境上面，則可以營造一個安全、舒適、便利，又具地方特色的居住環境。

其三共利部分：其所指的是社區可創造更多的集體利益，並為全社區居民所共享。此集體利益包含有形與無形的利益。有形利益方面指的是具體可享用的利益，如社區裡因公共建設或產業所創造的利益；無形利益方面又分社會福利與精神層次上的利益，社會福利部分係指，全社區的民眾都可以得到最基本的照顧，精神層次上的利益則指，包括前述人與人、人與環境所創造的各種共善與共好的利益。

以上所提社區實踐的三個理念，皆立基於「共」的概念上。此一概念主要的內涵，就是「公共性」的意思。也就是說，社區營造所建立優質友善社區的目標，所包含的善、好與利的理念，都必須利基於公共性的基礎上。如果社區營造沒有達到這個公共性的程度，則此一營造的成果只是局部的、不完整的，而且是少數人有益的，不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這樣的情況，代表社區實踐還未達到理想境界，或者表示此種實踐的成效是不穩定的，並隨時都可能化為烏有。因此，如何讓社區實踐的內涵具有公共性，並且找到一個維繫公共性運作的機制，則是社區實踐的關鍵因素。

陸、計畫架構與執行項目

基於對澎湖社會發展問題的反思，及落實社區實踐的理念，計畫團隊於提出「深耕、創新、永續：建構離島社會發展新典範」整合型計畫，並自 2016 年起至 2022 年，已完成兩期六年多的執行工作。茲針對前期計畫執行情況與成果簡述如下：

一、計畫架構

圖 2 是本計畫第一、二期的執行架構，在該架構中本團隊先提出執行本計畫的三個理念：「深耕」、「創新」及「永續」，宣示本計畫團隊將對於澎湖在地社會，進行一項深入、普及與長期持續的智識啟發與共學的活動，並透過這種共學的過程，研擬增進社區生活品質的創新作法，以提升民眾智識及公民素養，促進居民積極從事對公眾有益的事物，實踐自主經營永續社區的理想。

圖 2

計畫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基本上，上述三個社會發展的理念應都適用於各縣市，但對於澎湖縣而言，其意義更是重大。因為澎湖是一個離島的縣市，物質條件相對不足，但也因其特殊的自然環境與人文風貌，使其地方社會的發展自成一格。在這種情況下，澎湖不應該發展如其他本島縣市的發展路線，而應思考一條基於自己獨特性格下的發展模式。故透過學術單位（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政府單位（澎湖縣政府）、民間團體（主要是 NPO 及 NGO），對澎湖地區進行深耕、創新，及永續的經營，我們期待可以建構一個適合離島社會發展新模式的願景，並為其他離島地區的學習典範。

在前兩期計畫中，執行單位包括有三個方面，其中大學的部分，主要以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人文暨管理學院為主力，另有其他學校包括東海大學、逢甲大學、長庚大學及中台科技大學多位跨校教師的加入。政府部門則以澎湖縣政府與本計畫相關之局處為主，包括有行政處、社會處、教育處、文化局、農漁局、旅遊處、

衛生局、環保局及建設處等單位。另外一個重要的執行單位是澎湖的民間團體，目前本計畫幾乎所有執行項目都有與民間團體合作，他們主要為非營利及非政府等社會團體為主，通常以生態環境保育、社會關懷與服務，或者文史工作為宗旨，介入社會參與過程中。本校執行此一計畫，基本上正是建構一個平台，整合三方的資源及力量，進入社區，進行社會參與的工作。

計畫執行操作，則與澎湖縣政府相關局處共同成立「大學與地方政府合作小組」為平台，統整計畫的執行、進度的控管，及相關資料與成果的呈現，目前本中心作為本計畫的執行平台，已設專屬網站 (<http://ctt.npu.edu.tw/index/>)，並由專人負責維護網站運作。在執行的策略主軸方面，第一期計畫共有八個子計畫，並分社會面、產業面、文教面，及生態面等四個構面進行（如下表 2 所示）。第二期計畫在主題方向、願景、理念、執行單位及執行平台方面都未改變，僅就執行策略進行調整為「社區實踐」面向上，並規劃五個子計畫，分別從社區培力設計、社區音樂照護、社區食農創生、社區閱讀學習，及社區產業再造等層面（如下表 3 所示），進行社區深耕共學的實踐工作。

表 2

第一期子計畫主題

項目	提案主題	關連主軸
1	離島社區育成與永續經營—以湖西偏鄉為起點	社會面、文教面
2	澎湖永續發展與治理—從虎井嶼開始	社會面、生態面
3	澎湖文化創意產業未來人才培育	產業面、文教面
4	海洋文化社區（群）的轉型—人文運旅整合創新服務模式	產業面、生態面
5	在地文化行動學習系統建置與應用研究—以白沙鄉為例	產業面、文教面
6	澎湖志工旅遊網路行銷平台應用及生態遊憩經營管理	產業面、生態面
7	菊島全民樂活閱讀推廣計畫—以白沙鄉圖書館為例	社會面、文教面
8	青年洄游農村社區產業再生模式—以馬公市為例	社會面、產業面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表 3

第二期子計畫主題

項目	提案主題	關連主軸
1	社區培力與設計：社區公共性的再造與實踐	社區培力設計
2	社區食農創生：從社區傳統飲食與產業尋找地方創生機會	社區食農創生
3	社區音樂照護與領導：快樂老人、幸福澎湖	社區音樂照護
4	社區閱讀與學習：將 STEAM 教育理念融入閱讀與終身學習	社區閱讀學習
5	社區島嶼產業再造：慢活漁村吉貝島	社區產業再造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計畫成果簡述

由於本計畫的最終意旨在尋求澎湖離島新的發展模式，經第一期計畫透過 8 個子計畫，從社會、產業、文教及生態等面向的深度探討之後，共同歸納出建構「澎湖深度文化輕旅行」的發展模式。此一發展模式乃是透過在地社區的營造下，展現並優化各社區在人文、社會及自然面向的特色，再經由輕旅產業的經營，連結各社區的特色，帶動地方社會及產業的生機，並從而實踐在地社會文化維護與自然生態保育的工作。事實上，本深度文化輕旅產業的發展模式，並非要完全取代現有的發展模式，而是要導正現有澎湖過度偏向資本主義式的發展模式，另闢一條較適澎湖未來發展的道路，因為此一發展模式本質上是一種「公民產業」的實踐，並可達成環境衝擊最低、創造價值最高、文化體驗最深、社區受惠最大、民眾參與最多，及旅遊品質最佳等效應（如圖 3 所示）。

圖 3

建構離島社會發展新典範－深度文化輕旅行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經第一期計畫執行，本團隊擬定了上述的離島社會發展目標後，緊接著第二期計畫持續深化第一期計畫的基礎，並聚焦於社區實踐上，故總計畫訂為「深耕、創新、永續：建構離島社會發展新典範Ⅱ（社區實踐篇）」。第二期計畫主軸不變，執行重點則在第一期已規劃出發展願景基礎上，聚焦並落實於基層社區實踐上，並推動五個社區實踐面向：1.社區培力與設計：社區公共性的再造與實踐、2.社區食農創生：從社區傳統飲食與產業尋找地方創生機會、3.社區音樂照護與領導：快樂老人、幸福澎湖、4.社區閱讀與學習：將 STEAM 教育理念融入閱讀與終身學習、5.社區島嶼產業再造：慢活漁村吉貝島，分別從社會面（社區培力設計及社區音樂照護）、產業面（社區食農創生及社區島嶼產業再造）、文教面（社區閱讀學習）等層面，進行社區深耕共學的實踐工作，為澎湖的社區造成長期良性的改變。經過這六年的努力，本計畫已結合大學、地方政府、民間團體，及社區民眾的力量，發展出一個以創新作法深耕地方，又可永續經營的離島社會發展模式。並期此一模式，可以作為其他離島地區社會發展之學習典範。

柒 結語

近年來，台灣高等教育開啟了一個新趨勢，就是期待大學不要只做個封閉的學術象牙塔，而要積極地進行社會實踐的工作，本項計畫應該就是在此一背景下誕生的。然而，畢竟科技部最重要的任務，還是在於學術研究層次，故此計畫雖屬社會實踐型，但學術研究的意涵不應打折扣。本計畫團隊參與此一計畫，即本於此一理念下，期待能夠帶領大學師生團隊，參與社會實踐的行動，同時也可以從實踐的過程中，提出社會研究的新觀點，以豐富本土社會研究的內涵。

具體而言，本計畫除了整合大學與地方政府，以及號召民間團體，共同參與社會實踐工作外，本計畫在學術研究方面，同樣也有兩個重要的成果。首先，為了要處理地方在地課題，因此本計畫團隊重新反思在地課題之所在，並將過去一般對於澎湖所處問題的迷思，予以釐清，再重新檢視及界定其問題之所在，甚至在此基礎上，進而建構其願景藍圖。事實上，上述對於社會課題所進行的反思，乃是有學術性的理論做推演，方可達成。另一方面，本計畫團隊在學術領域上更重要的成果，則是透過本項計畫的執行，建構了社會行動的理論—「社區實踐理論」。有了此一社會行動理論的支持，整體計畫執行獲得理念上的基礎、目標上的指引、進程上的定性，及總體社會行動上的定位，如此使得整體計畫可以長期地執行下去。

而此一社區實踐理論之建構，主要是從想要改變社會的動機而發。因基於社會制度的不完美、過去的歷史經驗，以及現階段的實證現象，讓我們選擇了需由社區出發的策略點。我們期待，透過社區公共性場域的建構，及進行親密性連結的過程，可以打造一個共善、共好、共利的優質友善社區。而當大部分的社區都改變了，我們的社會自然就隨之改變，成為一個溫馨美好的大社區，此是科技部當初推動本計畫的初衷，同樣也是本團隊努力的目標。

參考文獻

文化部 (2018)。審議社造一起來 全民決定新主宰。文化部 106 年深化公民參與暨輔導公所推動公民審議報導專輯。檢索日期 2022 年 7 月 26 日，取自 <https://communitytaiwan.moc.gov.tw/>。

- 中央選舉委員會 (2021)。地方性公民投票結果。中央選舉委員會公民投票專區，12月28日。網址：
<https://web.cec.gov.tw/referendum/cms/LocalReferendum>。
- 王明輝 (2017)。從社區動員模式探討公民社會基層實踐的可能性。高應科大人文社會科學學報，12(1)，1-28。
- _____ (2014)。社區動員機制之探討：以社區中介團體為分析的策略點。庶民文化研究，(9)，51-79。
- _____ (2013)。福利社區化實例分析—以S社區為例。庶民文化研究，(8)，1-44。
- 向家弘 (2014)。公民社會的實踐路徑—社造及社運。社造永續・公民接力—社造二十年論壇。檢索日期 2022 年 7 月 26 日，取自
<http://47go.org.tw/article/25867>。
- 李丁讚 (2004)。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在台灣的發展。載於李丁 (編)，公共領域在台灣：困境與契機(初版) (頁 1-62)。桂冠圖書。
- 李丁讚 (2014)。社區營造與公民社會。落地生根：台灣社區營造的理論與實踐(初版) (頁 19-40)。唐山。
- 李永展 (2016)。三造 x 四助 = 公民社會。獨立評論。檢索日期 2022 年 7 月 26 日，取自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255/article/4243>。
- 林怡廷 (2017)。為何從歷史終結，走向民主衰敗？。天下雜誌，4 月 12 日，第 620 期。<https://www.cw.com.tw/article/5081916>
- 孫同文等 (2021)。大學與縣政治理：橋接、行動與研究。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 許玉娟 (2014a)。澎湖 前年加入「世界最美麗海灣」。聯合報，5 月 11 日。
- 許玉娟 (2014b)。業者違法架圍籬 沒申報就開工。聯合報，5 月 11 日。
<https://paper.udn.com/udnpaper/PID0001/258303/web/>
- 許玉娟 (2014c)。財團大興土木 澎湖最美嵵裡沙灘開膛剖肚。聯合報，5 月 11 日。
<https://paper.udn.com/udnpaper/PID0001/258303/web/>
- 林國明 (2016)。審議造就積極公民？公民審議、社會資本與政治參與。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8(2)，133 - 177。
- _____ (2013)。多元的公民審議如何可能？—程序主義與公民社會觀點。臺灣

- 民主季刊，10(4)：137-183。
- _____ (2009a)。公共領域、公民社會與審議民主。思想，(11)，181-195。
- _____ (2009b)。國家、公民社會與審議民主：公民會議在台灣的發展經驗。台灣社會學，(17)，161-217。
- 林國明、陳東升 (2003)。公民會議與審議民主：全民健保的公民參與經驗。台灣社會學，(6)：61-118。
- 法蘭西斯·福山 (Fukuyama, Francis) (2020)。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 (區立遠譯)。時報出版。(原著出版於 1992)
- 陳其南 (2014)。社造思想的一些理論性的回顧。落地生根：台灣社區營造的理論與實踐(初版) (211-219 頁)。唐山。
- 曾旭正 (2018)。曾旭正 X 王榮文 | 用創意和實踐，尋回鄉鎮的生機。華山會客室。檢索日期 2022 年 7 月 26 日，取自
https://www.huashan1914.com/w/huashan1914/creative_18110812304634244。
- 楊弘任 (2014)。建立社區行動的理論：社運到社造。社區如何動起來？：黑珍珠之鄉的派系、在地師傅與社區總體營造(269-315 頁)。群學。
- 葉雯德 (2020)。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究竟說了什麼？我們對它的理解是否錯了？。香港 01，5 月 7 日。<https://www.hk01.com/>
- 葉欣怡、陳東升、林國明、林祐聖 (2016)。參與式預算在社區－文化部推展公民審議及參與式預算實驗計畫。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4(4)，29-40。
- 趙永茂 (2007)。從地方治理論臺灣地方政治發展的基本問題。政治科學論叢，31，1-38。
- 蔡清田 (2020)。教育行動研究新論。五南。
- 澎湖縣政府 (2022)。110 年澎湖縣統計年報。澎湖縣政府主計處，1 月 20 日。
<https://www.penghu.gov.tw/accounting/home.jsp?id=140&act=view&dataserno=202201200001>，取用日期：2022 年 2 月 25 日。
- 澎湖縣政府 (2020)。105 年-106 年度澎湖縣觀光人數統計總表。澎湖縣政府旅遊處，6 月 18 日。
<https://www.penghu.gov.tw/tourism/home.jsp?id=18&act=view&dataserno=202006180002>。
- 澎湖縣政府 (2022)。110.12 月歲出預算執行率狀況表。澎湖縣政府主計處，1

月 20 日。

<https://www.penghu.gov.tw/accounting/home.jsp?id=140&act=view&dataserno=202201200001>。

劉致昕(2013)。誰殺了澎湖灣？。商業週刊，7 月 11 日，第 1338 期。

盧思岳(2014)。社造二十年的回顧與展望-民間觀點。社造永續・公民接力—社造二十年論壇。檢索日期 2022 年 7 月 26 日，取自
<http://47go.org.tw/article/25867>。

顧忠華(1999)。公民結社的結構變遷—以台灣非營利組織的發展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6)，123-145。

Community Practice as a Cooperation Mechanism between University and Local Government

Ming-Huei Wang*

Abstract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National Pengh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PU) has always positioned itself as a valuable partner to local government and communities. The entire archipelago is the university's campus. The development of Penghu County is closely intertwined with the success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locals are also one of the university's many responsibilities. As a result, ocean/marine-related and tourism industries naturally are identified as the

*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Pengh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mail: mhwang@gms.npu.edu.tw.

Received : May 21, 2023. Accepted: August 28, 2023.

crucial aspects of university's curriculum and development. Moreover, because of the clos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university and local government, the university proudly serves as a think tank and plays the role of a platform that connects various agencies and organizations from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to ensure extensive participation and involvement that strive to create a brighter future together. Since 2015, NPU has begun our partnership with the county government and has been working together closely for the last two phases of the project the past six years. The first phase focused on rethinking local issues and developing a clear vision for all participants. As the project progressed, community practice took the center stage as grassroot effort and community building were key to true partnership. In conclusion, this project strives to work as an innovative force and to bring together the university, local government,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communities in pursuit of an island society model with a strong emphasis on partnership,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It is also with great ambition and hope that such experience can inspire other similar island societies to further their developments.

Keywords: Penghu, partnership, innovation, sustainability, community practice